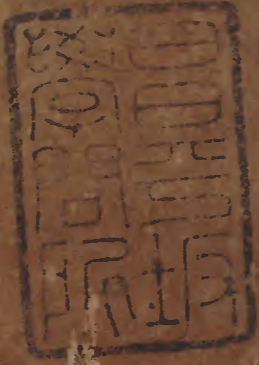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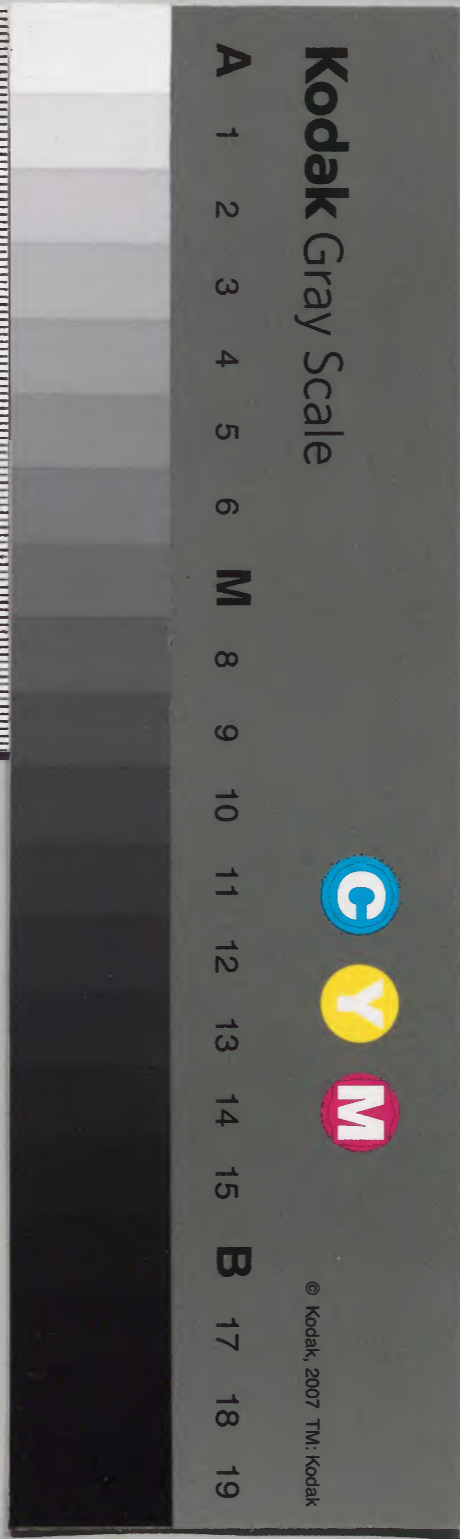
朱子年譜
利
中尾



漢書門			
五	五	八	六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三	五	五	漢
冊	冊	八	書
一	四	六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586	
冊數	4 (3)		
函號	287	83	



朱子年譜卷之中尾

淺草文庫

七年庚子

正月丐祠未報○二月復上不允

○南軒張公計至罷寔哭之軒時南

于江陵府治○按祭文有云蓋有
我之既是在而兄以テ為非亦有兄之
所然而我之所議又有始所共向
而終悟其偏亦有早所同擠而晚
得其味蓋繳紛往反者幾十有餘
年未乃同歸而一致觀此則二光



生所以志同道合者可見又云凡
喬木之故家我衡茅之賤士兄高
明而充博我狷狹而迂滯故我掌
謂兄宜以是而行之當時兄亦謂
我盡以是而傳之來裔蓋雖隱顯
之或殊實則交須而共濟不惟相
知之甚審却亦自境而無愧觀此
則二先生之所以相期自任者亦
可見矣又按與呂公帖云鈔夫云
見某諸經說乃知閑中得就此業
殆天意也因以此畧述下向來講學與
所以相期之意而嘆吾道之孤且
窮於缺夫則不能有所發明也○
又按南軒墓誌云常言學莫先於

義利之辨而義也者存心之正當
為而不能自己非有所為而為之
也一有所為則背人欲而非天理
矣斯乃前聖之未發與性善之論
同切因三月脩學申省乞以泗水
附見焉俠孔鯉從祀先
聖○申部乞給降政和春秋釋奠
祈報社稷祀風雨雷師壇壝器服
之度升降跪起之節與夫臣民冠
婚喪祭之儀及部符頒下頗未詳
備旋屬本部侍郎奏請編類州縣
臣民禮義即疏前所未備畫一申
明乞討論
改正行下
四月申泉司為三縣減

科紐木炭錢

歲為錢二千緡

應詔上疏言事

時詔監司郡守條其民間利病遂上

疏言天之所之大務莫大於恤民恤民之本又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今日民間特以稅重為苦正緣二稅之入朝廷盡取以供軍而州縣無復贏餘則不免於二稅之外別作名色巧取於民今民貧賦重若不計理軍實去其浮冗則民力決不可寬惟有選將吏覈兵籍可以節軍費開廣屯田可以實軍備練習民兵可以益邊備今日將帥

之選率皆膏粱子弟廝後凡流不可得差遣為費已是不貲到軍之日惟至哀斂刻利以償債負總餽餉之任者亦皆倚負幽陰交通貨賂其所驅催東南數十州之脂膏骨髓名為供軍而輦載以輸權倖之門者不可以數計然則欲討軍實以紓民力必盡反前之所為然後乃可革也所謂其本在於正心術以立紀綱者蓋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立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紀綱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

邪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正。今宰相
臺省師傳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
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
一二近習之臣。此一二小人者，上
則蠱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
先王之大道而說於功利之卑論，
不樂莊士之讜言而安於私襲之
鄙態。下則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
利無耻者，文武彙分，各入其門。所
喜則陰為引接，擢賞清顯。所惡則
密行訾毀，公肆擠排。交通貨賂，則
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則
所竊者皆陛下之柄。陛下所謂宰相
師傳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入

其門，墻承望其風，肯其幸能自立
者，亦不過齷齪自守而未嘗敢一
言以斥之。其甚畏公論者，乃畧能
驚逐其徒黨之。一二既不能深有所
所傷而終亦不敢明言以擣其囊
橐窟穴之所，在勢成威立中外靡
然向之，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從
出於朝廷而出於此。一二人之門
名為陛下之獨斷而實此。一二入
者陰執其柄，蓋有所壞非獨壞陛下
下之紀綱，乃併與陛下所以立紀
綱者而壞之。則民又安可得而恤
財又安可得而理軍政，何自而脩
士宇，何自而復宗廟之雝，耻又何

自而可重耶。疏入上初不以爲忤。當筆者始欲疏駁。同列翦解乃已。

秋旱甚竭。力爲荒政備。先是。大旱。祠山川。却蓋。暴露。蔬食。踰月。恐懼。

憂勞。無頃刻。暇引咎。自劾。不報。至是。約苗。失收。什八已上。乃竭。九。

措置。爲荒政備。首諭民。無流移。以待賑恤。使主戶各存濟。其容戶富。

民毋增穀價。以救鄉閭。令飢民毋得強糶。而勸種蕎麥。以接食隱度。

常平義倉。爲數甚少。乃勸富室分認米數。會詔江東帥守恤民。隱決。

帶獄。以銷旱灾。且頒勸分賞格。因

即二事推廣爲奏。乞降特旨。減前

所申星子縣稅。及三年赦文已蠲官租。禁州郡勿得催理。若囚繫淹

延。則在特詔大臣一負專督理。官嚴立程限。排自結絕行下。乃可遂

以賞格踰先已認米之富室。合得一萬石。使稽留以待。復奏請截留

綱運。乞轉運當平兩司錢米充軍糧備賑。濟申嚴隣路。斷港。過雜之

禁。而通誘客舟。選官吏授以方畧。俾視境內具知荒歉。分數戶口。多

寡蓄積。虛實既覈。飢民之數。乃造曆頭牌。面置簿曆。印付三縣。俾散

給之。郡濱大江。舟艦岸者。遇大風

輒淪溺至是募民築堤得舟冀稍
振業飢者舟患亦息預戒三縣每
邑市鄉村四十里則置一市場以待
賑難合為三十五場其闕食甚者
先期濟焉冬以旱傷分數告干朝乞蠲
閔稅租本軍苗頭四萬六千石檢
放三萬七千四百餘石奉
聖旨三等以下夏稅畸零並與倚
閣放免免民以故無流徙○九
荒政涉冬皆已有緒十一月作卧龍庵祠諸
葛武侯其庵在廬山之陽五老峯
下越數百步面龍潭作亭

為民禱賽之所命之曰起以為歲
適大侵龍之洲卧者可起而天
行矣皆捐俸金而屬西源隱者崔
嘉彥董其後官民咸無預焉畫諸
葛武侯像於堂中復書武侯制表
中語洪毅忠壯忘身憂國鞠躬盡
力死而後已六十一字於亭之
楹間先生微意必有識之者矣

八年辛丑

正月開場濟糶

初既分場選見任
寄居指使添差監
押酒稅監廟等大小使臣三十五
負各泄一場以轄糶濟而分委縣

官巡察之以戢減尅乞覓之弊至
是人戶赴場就糶其鰥寡孤獨之
人則用常平米依令賑濟既又慮
農事將起民間乏錢則凡合糶者
皆濟半月大人一斗五升小兒七
升五合皆一頓與之都昌無米則
自郡運而往千里之內莫不用浹
閏三月望以二麥秀茂食新不遠
糶濟結旬凡活飢民大人一十二
萬七千六百七十口小兒九萬二千
七十六口其施設次第人爭傳錄
以爲法時孝宗臨御又垂意恤
民凡所奏請無不畫可至撥借
供錢物糶米賑糶復求早餘苗米

亦盡得之以故得行其
志民無流離捐瘠之患

二月陸子靜來謁

子靜來請書其
兄教授墓誌銘

先生率僚友諸生與俱至白鹿洞
書院請外講席子靜以君子小人
喻義利章發論先生以爲切中
者隱微深錮之病請書于簡以詮
同志其論大畧謂科舉之士自從
事聖賢之書而志之所向專在乎
利必於利欲之習阻然爲之痛心
疾首專志乎義而日勉焉博學審
問謹思明辨而篤行之斯謂之君
子義利之辨學者之先務也故先

生嘉
三月除提舉江西常平茶鹽

初到南康有在蒲奏事之旨將蒞廟堂議遣使蜀上意不欲其遠夫蒞除此職然猶待次先生愛君之誠深願見上以罄平生之蘊既不獲前乃奏本職四事一請對補之說特肯蠲減星子縣稅二請照賞格補授諸出粟人使民間早獲為善之利三以為救荒之政蠲除賑貸固當汲汲於其始而撫摩存養尤當謹之於其終請凡被災之郡盡今年毋得理積年舊欠而去年倚閣夏稅悉與蠲放上二等

戶亦有出粟減價賑糶而不及賞格者亦請許其多作料數帶補去年夏稅殘欠如此則無一大一婦不被荒殍之澤矣其四則申言自鹿賜額及監本九經多施行者

閏三月合符解

綏東歸
先生治郡視民如傷至姦豪侵暴細民焚去害政擇其一二者繩治不少貸尤以厚人倫美教化為急務風俗丕變至今文學行義之士彬彬出焉

四月過九江并濂
溪先生書堂遺像
劉子澄來謁請為請生說太極

圖義為瀟溪曾孫玄孫等設食于
 光風霽日之亭一度湖古而歸壬戌
 還七月除直秘閣以修舉荒政民
 舍以前所勸出粟人未推東萊呂公
 息不拜告下復辭不允
訃至為位哭之
 先生以東萊與南
 軒相繼下世深痛
 斯文之不幸既為位而哭復遺奠
 於其家○呂公定周易為十一篇
 以復古經之舊先生深喜而從之
 又謂大事記一書以為自成一家
 之言有補學者故祭文中有事記
 將誰使續之語蓋歎其難繼也○

又按與呂公帖云昨扣此日講授
 次第聞只今諸生讀全氏及諸賢
 奏疏至於諸經論孟則恐學者徒
 務空言而不以告也此恐未安蓋
 為學之序為已而後可以及人達
 理而後可以制事故程子教人先
 讀論語孟子次及諸經然後看史
 其序不可亂也若恐其徒務空言
 但當就論孟經書中教以躬行之
 意庶不相遠至於左氏奏疏之言
 則皆時事利害而非學者切身之
 急務也其為空言無益甚矣而欲
 使之從事其間而得躬行之實不
 亦背馳之甚乎二先生切磨之意

此可_レ槩_レ見_ス故_二附書_ス焉
八月改除提舉浙東常

平茶鹽時浙東荐飢上軫宸慮遂

道辭前所授職一名仍乞奏事十月

堂帖報南康出粟人已推恩乃受

職十一月己亥奏事延和殿先生

二十一年一冬得見上極陳災異之由

與夫修德任人之說凡兩劄大畧

謂陛下臨御二十一年間水旱盜賊

畧無寧歲意者德之崇未至於天

歟業之廣未及於地歟政之大者

有未舉而小者有所繫歟刑之遠

者或不當而近者或幸免歟君子

有未用而小人有未去歟大臣失

其職而賤者竊其柄歟直諫之言

罕聞而諂諛者衆歟德義之風未

著而汗賤者騁貨賂或上流而

恩澤不下究歟夫必有是數者而後

躬有未至歟夫必有是言陛下即政

足以召來而致興又言陛下即政

之初蓋嘗選建豪英任以政事不

幸其間不能盡得其人是以致事不

廣求賢哲而姑取軟熟易制之人

以充其位於是左右私囊使令之

賤始得以奉燕間備驅使而宰相

之權日輕又慮其勢有所偏而因

重以壅已也。則時聽外廷之論。將以隲察此輩之負犯。而操切之。陛下既未能循天理。公聖心。以正朝。廷之大體。則固已失其本矣。而又欲兼聽士大夫之公言。以為駕御之術。則士大夫之進見。有時而近。謂之從容。無間。士大夫之禮貌。既莊而難親。其議論又苦。而難入。近習便僻側媚之態。既足以蠱惑心志。其胥史狡獪之術。又足以眩聰明。此其生熟其苦。既有所分。恐陛下未及施其駕馭之術而已。隨其數中矣。是以雖欲微抑此輩。而此輩之勢日重。雖欲兼采公論。而士大夫

夫之勢日輕。重者既拔其重。以竊陛下之權。輕者又借力於所重。以為竊位固寵之計。中外相應。更濟其私。日往月來。浸淫耗蝕。使陛下之德業日隳。綱紀日壞。邪佞充塞。貨賂公行。兵愁民怨。盜賊間作。災異數見。飢饉荐臻。群小相挺。人人皆得蒲其所欲。惟陛下了無所得。而國家顧乃獨受其弊。上為動容。竦聽。因條陳救荒之策。首劄畫為七事。其一以為救荒之務。早行檢放。從實蠲減。其二勸分之數量。與增減。使得其平。其三上一戶蓄米不多。特許減半。推賞使應募者衆。

其四乞撥豐儲倉米三十萬石以備糶濟其五民間官物並與住催其戶部指定支遣之數且於內庫支借紹興丁錢宜預行蠲放其六受命之初即寔印榜招海商販賣米至浙東許以不收力勝及雜稅錢到則依價出糶更不裁減其七乞申嚴行下官吏奉行不覆者奏効老病昏愚者汰遣惻怛愛民才力可仗者請不拘文法時暫差權謂如治獄捕盜官不許差出之類仍依富弼趙抃例通差得替待闕宮廟持服官時暫管幹次復陳二說乞著令自今水旱約及三分以

上第五等戶並免檢踏具帳先與全戶蠲放如及五分以上則第四等戶亦如之及推行崇安社倉法於天下次言紹興和買均敷之重請草
十二月視事于西興
 其弊

前所募海商米舟已輻湊矣日與僚屬寓公鉤訪民隱規畫織悉晝夜不倦至廢寢食分畫既定則親出按歷始於會稽諸縣次及七郡窮山長谷靡所不到拊問存恤不遺餘力然每出皆乘輕車屏徒御一身所需皆自資以行秋毫不及州縣以故所歷雖廣而部內不知

官吏憚其風采夙夜戒飭常若使
者壓其境至有自引去者發有富
民以貴得官素交貴近藏米山積
不糶一糶糶其官屬使不恤荒
政者糶罷其任夫抵措盡類南康
時而用心尤苦所存活不可勝計

九年壬寅

夏詔捕蝗復奏疏言事

獨為今之計

聖心沛然發號責躬求言然後君
臣相戒痛自省改其次惟有益出
內庫之錢以共大禮之費為收糶
之本詔戶部無得催理舊欠詔諸

時宰
王准

復上時宰書

太畧云

路漕臣遵依條限檢放稅租詔宰
臣沙汰被災路分刑軍監司守臣
之無狀者遴選賢能責以共荒政度
幾猶足以下結人心消其乘時作
亂之意不然臣恐所憂者不止於
餓殍而在於盜賊蒙其害者不止
於官吏而上復上時宰書
及於國家也惜費之甚是以不肯
民之心不如惜費之甚是以不肯
為極力愛民之事明公憂國之念
不如此愛身之切是以阻務為阿諛
頃肯之計然民之與財孰輕孰重
身之與國孰大孰小財散猶可聚
民心一失則不可復收身危猶可

朱子

卷

三

安國勢一領則不可復正至於民
敵國危而措身無所則其所聚有
不為大盜積者邪
頒下台發有條奏紹興和買之弊
應時為之者與帥守同上其說欲
然後用貫頭均納仍用高下等錢
均敷而免下戶出錢
使得相乘除以優之
奏免台州丁
錢
先生無不以手加額
條奏義役
之法
條具差役之法凡數千言上
之義後之法請令民均出義

田罷去役昔免排役次官差保正
副長輪收義田仍令上戶兼充戶
長
奏本路沿海四州產鹽法
福建
下四州產鹽法
奏改諸郡酒坊
做處州
法
救荒之餘凡可以便民者憂
深慮遠草規為經久之計焉
劾奏前知台州唐仲友不法
七月
部將趨温州涉台州境民訴太守
新除江西提刑唐仲友不法者紛
紛急趨台城則訴者益衆至不可
勝窮因盡得其促限催稅違法擾

民貪汙淫唐蓄養亡命偷盜官錢
 為造官會等事節次劾之仍送紹
 興鞠實王丞相與同里開為姻家
 匿不以聞仲友亦自辨且乞送浙
 西無礙官體究未幾仲友罷新任
 初王相營救甚至而紹興獄具情
 得按章至十名丞相度其勢益熾
 乃取首章語未甚深者及仲友自
 辨疏同上曲說開陳故他無鑄削
 止罷新任台州久旱雨遂大霽且
 歲谷熟八月除直徽猷閣有驅濟
 重熟八月除直徽猷閣有驅濟改

除江西提刑
 蓋集仲友新任也
 九月進職命下先生

辭以徒費大農數十萬緡之積而
 無以全活下道飢饉浮好之民躡
 等疏榮懼非所以示勸懲况近按
 唐仲友反為所誣雖已罷其新任
 而根究旨揮尚未結絕方藉藁以
 俟斧誅豈敢遽竊息榮以紊賞刑
 之典新命至即日解職還家亟具
 辭免大畧以為所除官乃填唐仲
 友關蹊由棄牛之誚雖三尺童
 知其不可臣愚何敢自安願得歸
 耕故壘畢志舊聞詔與江東梁揔
 兩易復辭以為今來所除仍司按
 察若復奉公守法則恐如前所為
 或至重傷朝廷事體若但觀勢徇

朱子
 卷
 十五

私又恐下負風心上孤眷使乞特
與祠使不得卒其舊業退避仇恐時
辭職不允之命同下又辭以為前
按唐仲友既不差官體究恐臣所
按有不公不實之罪難以例沾恩
賞詔並
乞祠
極言昨來所按賊吏黨與衆
多基布星羅並當要路自其
事發以來大者宰制幹旋於上小
者馳騁驚經營於下所以蔽日月之
明而損雷運之威者臣不敢論若
其加害於臣不遺餘力則遠至於
師友淵源之所自亦復無故橫興

十二月受職名力辭新任

臆排向非聖明洞見庶蘊則不惟
不肖之身反為魚肉而其變亂自
黑註誤聖朝又有不可勝言者時
從臣有奉時相意上疏駁程武之
學以陰識先生者故奏言及之

十年癸卯

正月詔與宮觀

上覽奏知不可強
起詔朱某屢乞祠

二月拜命

初先生起
守南康使

可差主事管台
州崇道觀
浙東始有以身殉國之意所立卓
然可紀及是知道之難行退而奉

祠杜門不出海內學者尊信益衆然憂世之意未嘗忘也有感春詞
四月作武夷精舍正月經始至是堂成始居之四
方士友來者甚衆

十一年甲辰

先生力辨浙學之非先生還自浙

馳騫於外每語學者且觀孟子道性善及求放心兩章務收斂凝定以致克己求仁之功而深斥其可學之誤以為舍六經語孟而遵史

遷舍窮理盡性而談世變舍治心修身而喜事功大為學者心術之害極力為呂祖儉潘景愈孫應時輩言之○答呂祖儉書云大抵此學以尊德性求放心為本而講於聖賢親切之訓以開明之若通古今考事變則亦隨力所至推廣增益以為補助取不常以彼為重而反輕疑定收斂之實少聖賢親切之訓也若如此說則是學問之道不在於史為子思孟子則孤陋狹劣而不足觀必為司馬遷班固范曄陳壽之徒然後可以造於高明正

夫簡易明白之域也夫學者既學
聖人即...人之教為主今六
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具在彼以
了悟為高者既病其障礙而以為
不可讀此以記覽為重者又病其
狹少而不足觀如此則是聖人所
以立言垂訓者徒足以誤人而不
足以開人孔子不賢於堯舜而達
磨遷固賢於仲尼矣無乃悖之甚
耶荅潘景愈書云示論漢唐初專
以兩家論優劣則然然以三代之
天吏言之則其本領恐不但如此
若子房孔明之所通勉亦正是渠
欠闕處吾輩正當以聖賢為師取

其是而鑒其非不當以彼為準則
也今人只為不見天理本原而有
汲汲以就功名之心故議論見識
往往卑陋多遷就下稍頭只是成
就一箇私意更有甚好事又曰六
國表議論乃是表世一種卑陋之
說吾輩平日講論聖賢何為卻取
此等議論以為標的恐是日前於
根本上不曾大段用功而便於討
論世變著力太深所以不免此弊
○永康陳亮同甫以文雄浙間自
負王霸之畧而任俠豪舉先生去
歲嘗與書箴其義利雙行王霸並
用且謂漢唐行事非三綱五常之

朱子
卷

正以風切之是年秋同甫始有書
來辨難先生數書往彼極力開論
同甫雖不能改未嘗不心服焉
先生嘗曰海內學術之弊不過兩
說江西頰悟永康事功若不一
極力爭辨此道無由得明

十二年乙巳

二月崇道秩蒲復丐祠○四月拜

萃洲雲臺之命

十三年丙午

三月易學啓蒙成

易經自文王以

夫子作十翼專用義理發揮經言
而未行於世遭秦煨燼易以卜筮
故獨得全迄于漢魏流為識緯之
學王弼始刊落象數釋以清談諸
儒因之至我朝伊川程子始發明
孔氏之微言而卦爻之本則未及
焉康節邵子傳伏羲先天圖蓋得
其本而亦未及於卜筮也先生遠
推義文之意作周易本義又懼學
者未明厥旨乃作啓蒙四篇以為
言易不本象數既支離散漫而無
所根著其本象數者又不知法象

之自然未一免穿鑿附會故其篇目以本圖書原卦畫明著策考變占為次凡卦探及變爻又皆盡破古今諸儒之失而身經始還其舊

八月孝經刊誤成

十四年丁未

正月至莆中哭陳福公

先生以三純遊從歲

晚知已且中興賢輔故千里赴吊詳見祭文

三月差主

管南京鴻慶宮○四月拜命○七

陳福公

月除江西提刑辭不允○十月拜

命時上諭宰執揚萬里封事薦朱某久閑可與監司故有是命

是歲編次小學書成

先生既發揮大學以開悟

學者又懼其失序無本而不足以有進也乃輯此書以訓蒙士使培其根以達其支內篇三曰立教曰明倫曰敬身外篇二曰嘉言曰善行雖已進乎大學者亦得以兼補之於後脩身之事此畧備焉

十五年戊申

十月正月趣奏事之任以疾辭不允○

三月遂行在路丐祠○五月復趣

對○六月壬申奏事延和殿會宰

淮罷一段乃以其月入國門力疾奏

事上迎謂之曰父不見卿卿亦老

矣浙東之事朕自知之今當處卿

以清要之任不復勞卿卿上曰正

甚渥辭謝久之乃出奏劄上曰正

所願聞其言舉陶作士明刑以

弼五教三代之制亦曰凡聽五刑

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

以權之○後世論刑不知出此其

於申商刻薄者既無足論至於鄙

儒姑息之論異端報應之說俗吏

便文自營之計則又一以輕刑為

事然刑愈輕而愈不足以厚民之

俗往往反以長其悖逆作亂之心

則不講乎先王之法之過也伏見

近一年以來涉於人倫風化之平者

有司議刑卒從流宥之法伏願深

詔中外典獄之官凡有獄訟必先

論其尊卑上下長幼親疎之分而

後聽其曲直之辭凡以下犯上以

卑凌尊者雖直不右其不直者罪

加凡人坐其有不幸至於終傷

者雖有疑慮可憫而至於奏讞亦
不許輒用擬貸之例其二言今天
下之獄死刑當決者皆自縣而達
之州自州而上之朝廷自朝廷而下
又自州而上之朝廷自朝廷而下
之棘寺棘寺讞議而後致辟焉其
維持防閑可謂周且審矣然而憲
臺之系詩覆棘寺之所讞議者不
過受成州縣之具獄使之文案粗
條情節稍圓則雖顛倒是非出入
生死蓋不得而察也是故欲清庶
獄之源者莫若遴選州縣治獄之
官竊見縣獄其是知縣獨真推鞠
一或不得其入則拆換款詞變亂

情節無所不至欲望明降拾揮令
縣丞同行推記無丞處即用王簿
仍遇大囚到獄即限兩日內具入
門款先次飛申本州及提刑司照
會庶幾粗草舊弊其三言經總制
錢其四言諸州科罰其五乃言陛
下即位二十有七年而因循荏苒
無尺寸之效可以仰酬聖志嘗反
覆而思之無乃燕閑護護之中虛
明應物之地天理有未純人欲有
未盡歟天理未純是以爲善不能
克其量人欲未盡是以除患不能
去其根一念之頃公私邪正是非
得失之機朕分角立交戰於其守

故體貌大臣非不尊而便嬖側媚
得以深被腹心之寄寤寐豪英非
不切而柔邪庸繆得以久竊廟
之權非不樂聞公議正論而有時
不容非不即讒說殄行而未免誤
聽非不欲報復陵廟離恥而不免
畏怯苟安非不欲愛養生靈財力
而未免嘆息怨凡若此類不一
而足願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頃
則必謹而察之此為天理耶為人
欲耶果天理也則敬以克之而不
使其少有壅闕果人欲也則敬以
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推而至
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

無不以是裁之則聖心洞然中外
融徹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
間而天下之事將惟陛下之所欲
為無不如志矣又言置將之權旁
出閣寺指陳甘昇誤政以及於用
賢去邪之說甚詳上皆嘉納○是
行也有要之於路以正心誠意為
上所厭聞戒以勿言者先生曰吾
平生所得惟此四字豈可回互而
欺吾君乎及奏上未嘗不稱善
除兵部郎官以足疾丐祠乙亥依
舊職名江西提刑

仍給還改官後
不曾陳乞磨勘

當日中免謝辭○時足病更甚未
能獲職前數日本部侍郎林栗與
先生論易及西銘不合栗怨至是
遣吏抱印來迫以供職先生申部
乞候疾愈不聽翌日疏先生欺慢
請行罷逐故事無以侍郎刻本部
郎者滿朝皆駭笑之先生初以足
疾移告繼聞有劾章於是請祠併
進呈上曰林栗似過當丞相奏某
上殿之日足疾未瘳勉強登對上
曰亦見其跛曳時上意方鄉先生
欲易以他郡丞相請授以前江西
之命仍舊職名七月在道辭免新任○八

月以足疾丐祠除直寶文閣主管

西京崇福宮辭磨勘及職名皆不

許轉朝奉郎先生是先生行且離日

為人臣子有此名罪當誅戮豈可
復任外臺耳目之寄上覽之諭幸
執曰林栗章初未降出何得外廷
喧播或對以栗在漏舍宣言章疏
人人知之土不悅七月侍御史胡
晉臣論栗狼復自用黨同伐異之
論乃起於論思獻納之臣無事而
指學者為黨最人之所惡聞所謂

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耳栗遂罷
去詔朱某力疾入對奏劄論新
任職事朕諒其誠從所請可疾
速之任先生固辭足疾不任起發
復丐祠除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
山崇福宮時廟堂知上眷厚憚先
生復入故為
兩罷之策焉
九月復召辭初先生
悟其故至是復召辭以為遷官進
職乎為許其閑退方竊難進易退
之憂復為彈冠結綬之計則其為
世勸笑不但往來屑屑之譏

十月受職名○十一月趣入對再

辭上封事

初先生入奏事迫於疾
說有所未盡乞且封事以聞至是
再辭遂併具封事投匭以進其畧
曰今天下大勢如人有重病肉自
心腹外達四肢無一毛一髮不受
痛者臣敢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
之急務為陛下言之蓋大本者陛
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
臣振舉綱維變化風俗愛養民力
修明軍政六者是也古先聖王競
兢業業持守此心雖在紛華波動
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精之
一之克之復之如對神明如臨淵

卷之三十五

谷猶恐隱微之間或有差失而不
自知是以建師保之官列諫諍之
職臣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
賄與夫宦官官妾之政無一不領
於冢宰使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
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
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毫髮之微
下之所以精一克復而持守其心
果有如此之功亟所以修身齊家
而正其在右果有如此之效乎官
省事禁臣固不得而知然賞爵之
濫貨賂之溢閭巷竊言久已不勝
其籍籍則陛下所以修之家者忘
其未有以及古之聖王也至於左

右使嬖文私恩遇過當此輩但當
使之守門傳命供掃除之役不當
假借崇長使得逞邪媚作濫巧於
內以蕩上心立門庭招權勢於外
以累聖政陛下不悟反罷曠之以
是為我之私人至使宰相不得議
其制置之得失給舍不得論其除
授之是非則陛下所以正其左右
未能及古之聖王又明矣至於輔
翼太子則自王十朋陳良翰之後
官僚之選號為得人而能稱其職
者蓋已鮮矣而又時使邪佞薄
鬪冗庸妄之輩或得參錯於其間
所謂講讀亦姑以應文備數而未

聞其有箴規之效至於從容朝夕
陪侍越燕者又不過使臣官者數
輩而已夫立太子而不置師傅賓
客則無以發其陰師親友尊德樂
義之心獨使春坊使臣得待左右
則無以防其驕慢狎奇乘雜進
之害且討論前典置師傅賓客之
官罷去春坊使臣而使庶子
各復其職至於選任大臣則以
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
剛明公正之人而後可在哉其所
以常不得如此之人而反容鄙夫
之竊位者直以下一念之間未能
其私邪之蔽而燕私文好便嬖之

流不能盡由於法度故也至於振
肅紀綱變化風俗則今日宮省之
間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
正之人顧乃得以窟穴盤據於其
間及其作姦犯法則陛下又未能
深割私意而付諸外廷之議論正
以有司之法是以網綱不能無所
撓敗紀綱不正於上是以風俗頹
弊於下蓋其為患之日久矣而漸
中為尤甚大率習為軟羨之態依
阿之言以不分是非不辨曲直為
得計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
士出乎其間則羣讖衆排指為道
學而加以矯激之罪十數年來以

此二字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復
如崇宣之間所謂元祐學術者非
擯誰辱必使無所容其身而後已
嗚呼此豈治世之事而尚復忍言
之哉至於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則
自虞允文之為相也盡取版曹歲
人窠名之必可指擬者甄為歲終
羨餘之數而輸之內帑顧以其有
名無實積累掛欠空載簿籍不可
催理者撥還版曹以為內帑之積
將以備他日用兵進取不時之須
然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內帑歲入
不知幾何而認為私貯典以私入
宰相不得以或真均節其出入反

曹不得以簿書勾考其在亡其日
銷月耗以奉燕私之費者蓋不知
幾何矣而曷嘗聞其能用此錢以
易胡人之首如太祖皇帝之言哉
徒使版曹經費闕之日甚督趣日
峻以至費天祖宗以來破分恨法
而必以十分登足為限以為未足
則又造為比較監司郡守殿最之
法以誘賈之於是中外各風競為
苛急此民力之所以重困也諸將
之求進也必先拮剋士卒以殖私
財然後以此自結於陛下之私人
而祈以姓名達於陛下之貴將貴
將得其姓名即以付之軍中使自

付五以上節為保明稱其材武堪
 任將帥然後具奏為贖而可言之
 下之前陛下但見其等級推先案
 贖具備則誠以為公薦而可以得
 入矣而豈知其諧價輸錢已若晚
 唐之債帥裁如此而望其修明軍
 政激勸士卒以強中國勢豈不誤耶
 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本在於陛
 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不正
 一有人心私欲介乎其間則雖欲
 億精勞力以求正乎六事亦將徒
 為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於不可
 為矣疏入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寢
 丞起秉燭讀之終篇○楊復曰先

生嘗孝宗初政囊封陞對者陳後
 讎之義力辨和議之非其後迺置
 而不論何哉竊觀戊申封事有曰
 此事之失已在隆興之初不合遷
 然罷兵講和遂使宴安醜毒之志
 日滋月長坐薪嘗膽之志日遠凡
 忘是以數年以來綱維解弛釁孽
 萌生區區東南事猶有不勝慮者
 何慨後之可圖乎此所以拳拳獨
 以天下之大本天下之急務為言
 也又曰大本誠正急務誠修而治
 效不進國勢不強中原不復仇虜
 不滅臣請伏鉄鉄之誅以此言觀
 之先生曷嘗忘後讎之義哉但以

事不可以幸成政必先於自治能如_レ是則復_レ中原滅_レ仇虜之規_レ已_レ在其_レ翌日除_レ主管太乙宮兼崇政中_レ矣

殿說書_二時上已_二有倦勤之意蓋將

草_レ奏疏言_レ講學_レ以正_レ心修身_レ以齊_レ家遠_レ使_レ廢_レ以近_レ忠直抑_レ私恩以抗_レ公道明_レ義理以絕_レ神姦擇_レ師傅以輔_レ皇儲精選_レ任_レ以明_レ體統振_レ綱紀以厲_レ風俗節_レ財用以固_レ邦本修_レ政事以攘_レ夷狄凡_レ十事欲_レ以爲_レ新政之助會_レ執政有_レ指_レ道學爲_レ邪氣者力_レ辭_レ新命遂_レ不_レ果_レ上_レ○先生當

孝宗朝陞_レ封_レ者三_レ上_レ封_レ事_レ者三_レ其初_レ因_レ以_レ講_レ學_レ窮_レ理_レ爲_レ出_レ治_レ之_レ大_レ原其_レ後_レ則_レ直_レ指_レ天_レ理_レ人_レ欲_レ之_レ分_レ精_レ一克_レ復_レ之_レ義_レ其_レ初_レ因_レ以_レ當_レ世_レ急_レ務_レ一_レ爲_レ言_レ其_レ後_レ封_レ事_レ之_レ上_レ則_レ心_レ術_レ宮禁_レ時_レ政_レ風_レ俗_レ披_レ肝_レ瀝_レ膽_レ極_レ其_レ忠_レ鯁蓋_レ所_レ望_レ於_レ君_レ父_レ愈_レ深_レ而_レ其_レ言_レ愈_レ切故_レ於_レ封_レ事_レ之_レ未_レ有_レ日_レ月_レ愈_レ邁_レ如_レ川_レ之_レ流_レ一_レ往_レ而_レ不_レ復_レ不_レ惟_レ臣_レ之_レ誓_レ類_レ白_レ髮_レ已_レ迫_レ遲_レ莫_レ而_レ竊_レ仰_レ天_レ顏_レ亦覺_レ非_レ昔_レ時_レ矣_レ忠_レ誠_レ懇_レ懇_レ至_レ今_レ讀_レ者猶_レ爲_レ之_レ涕_レ下_レ先_レ生_レ進_レ疏_レ雖_レ切_レ孝宗_レ亦_レ開_レ懷_レ容_レ納_レ武_レ博_レ編_レ摩_レ祕_レ省_レ郎唐_レ之_レ除_レ蓋_レ特_レ引_レ以_レ自_レ近_レ守_レ南_レ康_レ持

作憚
憚當

浙東江西之鄭又知其不可強留
而授之至是復有經帷之命先生
之盡心孝宗之受盡言亦未為
不遇也然先生之言皆痛諷大臣
近習孝宗之養愈原而疾者愈
深是以不能一日安其身於朝廷
之上而孝宗始出太極通書西銘
宗內憚矣

二書解義以授學者初陸象山

嘗有書與先生言太極圖說非正
曲加扶掖終為病根意謂不當於
太極上更加無極二字先生荅云
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

足以為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
極論於虛寂而不能為萬化根本
又曰無極只是無形太極只是有
理子美不以為然而說濂溪不已
是夏象山自謂其學少進因為之
申其辨以說濂溪第一書有曰易
之大傳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又曰
一陰一陽之謂道一陰一陽已足
形而上者况太極乎極者中也言
無極則是言無中也豈宜以無極
字加於太極之上無極二字出於
老子聖人之書所無有也先生荅
書有云太極既曰形而上者謂之
道矣而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

豈真以陰陽為形而上者哉。正所以見一陰一陽雖屬形器然其所為也。故語道體之至極則謂之大極。語大極之流行則謂之道。雖名二物實無兩體。周子所以謂之無極者正以其無方所無形狀以為在無物之前而未嘗不立於有物之後。以為在陰陽之外而未嘗不行乎陰陽之中。以為通貫全體無乎不在。則又初無聲臭影響之可言也。今乃深詆無極之不然。則是直以太極為有形狀有方所矣。直以陰陽為形而上者則又昧於道。

器之分矣。又於形而上者文上復有况太極乎。之語則是又以道上別有一物為太極矣。如老子復歸於無極無極乃無窮之義。非若周子所言善之意也。象山第一書有曰。老氏以無為天地之始。以有為萬物之母。以常無觀妙。以常有觀斂。直將無字搭在上。面正是老氏之學。豈可譯也。先生答書有曰。詳老氏之言。有無以有無為。正。如南北水火之相反。更請子細看。眼未可容易譏評也。如曰。求然則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各尊所聞。各行所知。無

朱子年譜

復可望於必同也

以是歲事始附之

...

...

...

...

...

...

...

...

...

朱子年譜卷之中尾



